责任编辑：范东升
电话：0571-87055181
电子信箱：lybcqgf@163.com

□丁兵康

云门斜阳

一

唐高宗时期，对于青年才俊王勃来说，稽山镜水是他内心向往的诗和远方，而他修禊云门、雅集诗酒的两篇辞赋，则是他此行圆满的美好见证。

公元675年春，26岁的王勃南下省父，在去“豫章故郡，洪都新府”的南昌前，先往越州。舟楫轻飏，自运河、镜湖而若耶溪，来到了云门寺。沿路的秀山丽水早已使他神痴魂迷，曾经的羲之风雅、献之才情更使他追慕不已、逸兴遄飞。在云门寺，王勃与一众浙东诗人，仿照王羲之来了个修禊雅集，一篇《修禊云门献之山亭序》记下了这一盛事、此处美景和这份好心情：“暮春三月，修禊事于献之山亭也。迟迟风景，出没媚于郊原；片片仙云，远近生于林薄……于是携旨酒，列芳筵，先祓禊于长洲，却申文而促席。良谈吐玉，长江与斜汉争流；清歌绕梁，白云将红尘并落……”

王勃在越地逗留了很久，自春徂秋，宠辱皆忘——“琴樽远契，必兆眹于佳辰；风月高情，每留连于胜地”。临别前再次在云门寺修禊雅集，并作《越州秋日宴山亭序》以记之。

现在，我从越城驱车而至，在“云门古刹”内外流连。云门寺低调而淡定地混居在一溜民房中间，秋日斜阳把斑驳的黄墙照得透亮，大殿内梵唱隐隐，莲台前淡烟袅袅，周遭显得清冷。

我的目光和神思在时空里穿梭。心想：王勃来时，是否听说《兰亭集序》的真迹曾藏云门寺、后又被人骗走？在离开云门前往秋水长天、落霞孤鹜的滕王阁时，快意中是否带着些许遗憾呢？

尽管我已约略知道一些情况，还是忍不住问云门寺年轻的清慧师傅：“当年，辨才就是把《兰亭集序》的真迹秘藏在我们头顶的房梁上吧？”清慧微笑：“当时的云门寺早没了呢，我们只是站在原址上吧！”

二

云门寺原址是这里吗？是，也不全是。

手头是《四库存目》注录的五卷本《云门志略》，明万历状元、山阴人张元忭编撰。开首写道：“自双溪而上历樵风泾皆云门境也。云门远近，万山环列，土人往往不知其名……晋义熙二年，中书令王献之居此，有五色云见，诏建云门寺。后析为六，曰广孝曰显圣曰雍熙曰普济曰明觉，今广孝独存。”几句话，道出了云门区域的广阔、山水佳境、建寺来历、存废沿革等。

展开附在书中的《云门图》长卷，看到的是连绵不绝的群山、宛延悠长的若耶溪，群山之间、宽阔的溪河两岸是林林总总的寺院、僧房和塔楼。“云门古刹”的牌坊和“辨才塔”竟在香炉峰、樵风泾一带，而最巍峨森严的那一片建筑恰在五云山（以王献之见五色祥云而得名）北侧的秦望山（以秦始皇巡越地登此山而得名）脚下，并被若耶溪环抱着。这一片建筑莫非就是“独存”的广孝寺？

我放下书卷，来到距云门寺不远的“五云桥”上。纵目所见，众山环伺，群峰涌动。寺院的正面隐约望得见平水江——这是若耶溪的南侧主流，紧靠寺院后侧是五云山，向北不远处是兀自耸立的秦望山。眼前的山水中似乎还看得见当年模糊的影子，但当年“云门古刹”大片区域内的寺院建筑几已无存。这现存的云门寺是张元忭所言广孝寺的一小部分吗？

云门寺究竟经历了几度盛衰？可供查考的史料并不多。陆游《云门寿圣院记》：“云门自晋唐以来名天下。父老言昔盛时，缭山并溪，楼塔重覆，依岩跨壑，金碧飞踊，居之者忘老，寓之者忘归，游观者累日乃遍，往往迷不得出，虽寺中人或旬月不得觌也。”可见云门寺在陆游时已经衰落，势不如前。

我在寺内东厢房的廊壁前端详了许久，壁上镶嵌着一块明末王思任撰、范允临书、董其昌等三人题跋的《募修云门寺疏碑》。从清慧递给我的拓片中大体看出，碑文记述的是云门寺的地理位置、秀丽风景和募修经过等。将《康熙会稽县志》中的《云门寺图》与张元忭的《云门图》对比，两者变化较小，可见明末的那一次募修曾在很大程度上挽救了云门寺的衰势。而此后或许经历了战乱（包括侵华日军的掳掠、焚毁）、水运功能减退、佛禅重心转移和高僧远游以及“文革”浩劫等等，云门区域渐次萎缩，云门寺也今非昔比、几近湮于榛莽了。

时间真有一双翻云覆雨手，翻手为繁华，覆手为萧索。

三

云门的时间里究竟有过多少故事和神奇？这些故事和神奇散落在1600多年茂密的文化森林里，难以一一捡拾。

羲之后人们的云门寺。子敬舍宅为寺，智永居寺30年，洗砚池、铁门限、退笔冢、永字八法、《真草千字文》、萧翼赚兰亭……这里有一长串关于王氏传人、王家书风和《兰亭集序》的故事。

禅宿高僧们的云门寺。自晋唐至明清，历代帝王对云门寺护持有加，帛道猷、支遁、洪偃、昙一、灵澈、圆信、湛然……一代代高僧大德住持云门寺，著书讲经，谈佛说禅，开宗立派，寺院内外时时僧徒林立，香客络绎，法鼓朗响，颂偈清发，云门寺几成浙东佛学的传播中心。

文士诗客们的云门寺。“越之山水，云门最胜”，云门山水太过招蜂引蝶，诗心追慕成了数百上千文士诗客的通行证。李白、杜甫、王维、孟浩然、元稹、白居易、杜牧、晏殊、欧阳修、王安石、苏轼、范仲淹、辛弃疾、柳永……还不包括越地的，在云门抛掷了太多欣赏的目光、赞美的声音、飞扬的神思，偌大的云门区域快要装不下了，只好在寺前建造碑林——丽句亭。

云门就是这样一个繁花满目、硕果满枝的文化森林，山川映发，翰墨流韵，禅心汇聚，诗意荡漾。

不难发现，云门文化其实是与兰亭文化、运河文化、诗路文化、佛禅文化和古越文化等血脉相联、相互辉映的一个重要文化地标，它的文化厚度和抵达的文化高度呈现着非同寻常的价值意义。这样的文化存在不该被忽视，不应被怠慢。

我在云门寺呆了许久，脑海里始终交互闪烁着云门今昔的不同景象，目光里却始终在寻找昔日云门的非凡气质。云门啊云门，莫非你昔日所有的灿烂都要用今日的寂寞来偿还？如何才能让你的昔日繁华一一重现？

□张以进

有梦不觉天涯远

小时候去外婆家拜年，要走十几里山路。那时候，外婆家坐落在偏僻的山沟沟里，只有一条蜿蜒曲折的机耕路通到村里，运气好的时候，能遇上运货的拖拉机，坐在上面，颠簸不停，能把胃里的东西全部折腾出来。我怕路远，总是不肯去。

12岁那年春节，父亲不慎摔了一跤，腿脚不便，拜年的事自然落在我的头上，可我还是赖着不肯去。父亲告诉我说，去拜年，外婆会给你一个大大的红包，这个红包就归你了。父亲的话让我有了去外婆家的决心，因为我想拥有一个自己的红包，用它买几本《红楼梦》《西游记》，我做梦都想看呢。

曲折蜿蜒的山道上，行人稀少。山路两旁是翠绿的树木和茂盛的柴草，树丛中还经常会惊起几只飞鸟，扑棱棱地飞进山谷里。虽然有点怕，可想到外婆的红包，我的心里像燃着一团火，向前走的脚步也快了很多。不一会儿，我竟然追上了一位老人。山路上难得遇见人，和老人打招呼后，得知他也是去外婆家的村里，我紧张的心才慢慢平静下来。

我和老人就这样在山路上边走边聊。老人告诉我说：他是我外婆家那边的山村人，如今居住在县城里。也许是路途中的寂寞，老人竟然和我说起了他的往事。老人说，他小时候就梦想着走出山村，可是，既没什么本领，也没什么特长，年轻时出去闯荡几年后，因为赚不到什么钱，还是回到了村子里。到了30来岁，他遇到一位雕花师傅，看他整天痴痴地盯着那些精美的雕花家具，雕花师傅问他愿不愿意学手艺，他牙一咬就答应了。就这样，雕花师傅带着他这个徒弟走南闯北，师傅认真地教，他认真地学，20多年后，他的雕花手艺居然能与师傅媲美。30来岁才开始学手艺，村里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。有人问老人年纪这么大了还学手艺究竟图个啥？老人笑笑说：我只是想圆小时候那个走出山村的梦。听完老人的故事，我大为惊叹：就是那么一个梦想，让老人在几经波折后，到了30多岁依然还能拿起刻刀，也正是这把刻刀，让老人实现了他走出山村的那个梦想。

老人的故事讲完了，他问我怎么一个人敢走山路。我如实对老人说：“其实我心里也挺害怕的，不过爸爸答应把外婆给的红包归我。”老人问：“你要红包干什么？”我腼腆地回答：“我想买几套书看看。”

听了我的回答，老人笑着说：“其实，你也是有个梦想的孩子。小娃娃，不错不错！”

不知不觉，我和老人居然走到了外婆家的山村。老人特意把我送到外婆家，还在外婆面前直夸我，让外婆十分开心。

从外婆家回来的时候，我的包里带着两样东西：一样是外婆给我的红包；另一样是老人送给我的一套《三国演义》，老人还特意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：“有梦不觉天涯远。”

“有梦不觉天涯远。”当我把这句话说给父亲听后，父亲连连点头赞同。父亲告诉我说：为什么学校里老师会问你们将来想干什么？其实那就是梦想。一个人假如有了梦想，在他前进的道路上才不会感到寂寞和遥远。

□鲍安顺

拈花微笑

蓦然回首间，拈花微笑。

这是一种动态美，让人想到世间爱情的扑朔迷离、花好月圆、心心相印。号称民国第一才女的林徽因，长得超凡脱俗，笑得灿烂迷人，气质纯美高雅。她也写诗，诗风温润柔美，展示出女性的细腻深情，色彩缤纷，丰盈空灵。有人说，她人，就像她的诗，如一朵“梦期待中白莲”，典雅端庄，绝响人间，超然不凡。让人感怀的，还有她的爱情也扑朔迷离。金岳霖为她终身不娶，徐志摩为她魂丧蓝天，而那个拈花微笑的人，却是她的夫君梁思成。三人爱情，牵挂了一生一世，磕磕碰碰，名噪一时，莫衷一是。我想，他们没有名正言顺的胜利者，梁思成赢得婚姻实质，徐志摩赢得诗歌传世，金岳霖也赢得了世人的惊奇与叹喟。

明代才子唐寅曾为《拈花微笑图》题诗。那诗意大致是说，昨夜海棠在雨中开放，数朵轻盈的花儿娇艳无比，有一种欲语不言的沉默之美。而佳人娇妻，早晨起来，走出了兰香弥漫的卧室，折了一枝海棠对着镜子比照着自己的红妆。她问丈夫，是花好看，还是她好看？丈夫说，你不如花窈窕娇媚！妻子听了，娇嗔地说，我就“不信死花胜活人”，她将花揉碎掷在丈夫面前又说，“请郎今夜伴花眠”。

那花是无情之物，那妻子鲜活的拈花微笑，却不能得到丈夫的理解与欣赏，自讨没趣，对牛弹琴，所以变笑为怒了。

台湾作家林清玄，于1985年成为佛教徒，自此以后的散文写作，有人把它说成“拈花微笑，红尘有情”，就是把红尘与禅意，有情与无情，世缘与脱俗，演绎得很出色，相当成功。说内心话，我更喜欢大陆散文作家周晓枫的那篇《桃花烧》，那文意与文情，犹如“不知道哪粒花粉能酿造寂静的果实”，犹如“花瓶里斜插几枝新折的桃花”，艳而碎小，充满禅意与深情，关注与渴望，迷茫与眺望，就像“空空荡荡的玻璃缸里，我再不养活娇气而冷漠的鱼了。只有一只谨慎的乌龟，沉默着，像个偷窥者，慢吞吞地，探出它斑驳丑陋压扁的头”。辞意双美，一点也不丑陋，让我的灵魂抵达“拈花微笑般的自然和谐”的美妙境界。

拈花微笑，出于禅宗典故。传说大梵天王在灵鹫山上请佛祖释迦牟尼说法。大梵天王率众人把一朵金婆罗花献给佛祖，隆重行礼之后大家退坐一旁。佛祖拈起一朵金婆罗花，意态安详，却一句话也不说。大家都不明白他的意思，面面相觑，唯有摩诃迦叶破颜轻轻一笑。佛祖当即宣布，我有普照宇宙、包含万有的精深佛法，有熄灭生死、超脱轮回的奥妙心法，能够摆脱一切虚假表相而修成正果，其中妙处难以言说。我以观察智，以心传心，于教外别传一宗，现在传给摩诃迦叶。说后，他把平素所用的金缕袈裟和钵盂授与迦叶，这就是禅宗“拈花一笑”和“衣钵真传”的典故。中国禅宗把摩诃迦叶列为“西天第一代祖师”。

不立文字，心就像镜子，拈花微笑着心领神会，明白法相，领会奥秘，开悟心智，通达天地。后人并将此典故，归纳成佛教语的两层意思：一是对禅理有了透彻的理解，二是人与人之间要彼此默契、心神领会、心意相通、心心相印。那心境，要纯净无染，豁达无边，在超脱中涅槃，在参透一切的微笑里，摆脱沉疴，抵达圣境。

“拈花微笑，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。”如品茗茶味，一千人有一千人的感受，一万人有一万人的体验。那武则天死后立下无字墓碑，以往功过留作后人评说。我想一代女皇作此决策时，也笑过，苦笑，无奈笑，欣慰得意满足遗憾五味杂陈的笑，或许都有。她人生曾经的风光、悠闲、洒脱、波澜，在沉默如金里，拈花微笑。

一枝清影写横斜

王成 摄

□王厚明

“配盐幽菽”的困惑

“配盐幽菽”是何物？如果感到困惑，不妨去宋代周密编撰的《齐东野语·配盐幽菽》中一看究竟，书中记载了这么一桩趣事：

南宋时江西有一位年轻人在当地声名在外，自认为学识渊博，一向恃才傲物。他听说同是江西的诗人杨万里颇负盛名、很有才华，非常不服气，就托人带信给杨万里，说要到其家乡江西吉水相见，意欲一较高下。杨万里也听说过这个年轻人一贯比较自负，但还是谦和地给他回了一封信，信中说：“我很欢迎您的到来，并冒昧地向您提一个小小的请求，听说你们家乡的配盐幽菽非常有名，很想亲口尝一尝滋味，请您来时顺便捎带一些。”

年轻人拆信一看，不禁茫然不知所措，他从未听说过“配盐幽菽”为何物。但碍于他曾四处炫耀自己学识渊博，又不愿意放下身段去问熟人，只好自己在街上向陌生人询问打听，但直至约定与杨万里相见的日子也没找到。年轻人只好带着满腹困惑来到吉水，他见到杨万里后有些愧疚地说：“请先生原谅，您信中提到的配盐幽菽是不是卖的地方比较偏僻，我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，我虽读书不少，但也未听说配盐幽菽，所以无法带来。”

杨万里淡淡一笑，不慌不忙地从书架上取出一本《韵略》，翻开当中一页递给年轻人，只见书上写着“豉，配盐幽菽也”。年轻人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让他踏破铁鞋四处寻觅的“配盐幽菽”，就是家庭日常食用的豆豉啊！年轻人不禁涨红了脸，明白杨万里是在考验他的学识，也为自己才学浅陋惭愧万分，从此也不再骄傲自负、目中无人了。

在知识爆炸、信息无限的时代，一个人的学识再高、能力再强，所能获取的知识都是有限的，也是暂时的，都有可能遇上不为己知的“配盐幽菽”，因为学海无涯、知识浩瀚。同时，知识在社会发展进步中不断更新迭代，我们绝无理由高傲自大、目空一切，所抱有的人生态度应是虚怀若谷、谦恭谨慎，生命不息、学习不止。

□钟穗

鱼冻之思

连着几天的西北风，气温骤降。晨起后，怕冷也懒得外出吃早餐，便打开冰箱，里面还有昨夜剩下的半碗鲫鱼，汤已凝成了鱼冻，佐粥菜有着落了。

说起鱼冻，其实早在《左传》中便有记载：“俯而阚其户，方食鱼飧。”古人一日两餐，第一顿称“朝食”，第二顿则“哺食”，也叫“飧”。“鱼飧”即吃剩下的鱼，当然就是“鱼冻”了。

就我而言，吃鱼冻是自小养成的习惯。老一辈人大多崇尚节俭，剩菜剩饭决计舍不得倒掉。到了寒冷季节，隔夜的鱼，汤汁结成凝冻，用来搭粥搭饭搭老酒，开胃享受。

但剩鱼资源毕竟有限。因此，除了这种连骨带葱姜，吃起来多有不便的“残羹”式鱼冻，早年外婆还会专门将鲜鱼烹制成冻。

当时的家乡，洁净的池塘和河道中，随处可见鲫鱼、鳌鲦、鳑鲏、昂刺或安静游弋或欢快跳跃的身影。到了冬天，经过一年成长的鱼儿，正是肥美之时。只要你无惧寒冷，手脚又勤快，就地取材，绝少不了打牙祭之所需。

当然，也有运气不佳的时候。每每碰到因所捕之鱼实在太小，无法烧作他菜的情况，便交由外婆制鱼冻了。

我从小就喜欢看长辈们烧菜，哪怕搬张凳子爬上去，也得摆出一副望眼欲穿的模样。等到稍大一些，便开始给灶上打下手。添柴烧火帮忙是假，饱嗅那满鼻子美味才是内心真实想法。

印象中，每回外婆做鱼冻，都是很花功夫的。单是收拾小鱼不够，还得不厌其烦地将鱼鳞刮下，漂洗干净，加水煮一会，最后再过滤掉鳞片。

利用煮汤的时间，外婆起个油锅，把鱼稍煎一下。随后在汤锅中投入切好的姜片，放入煎好的鱼，加料酒，先用旺火煮至鱼香从锅盖缝隙间溢出，再改余火慢慢煨到汤色黏稠泛白，调以食盐，滤出鱼汤。

大凡煮鱼汤，汤一旦出味后，鱼便不好吃了。但制鱼冻，可稍微挑出些鱼肉，和汤一起倒入钵内。于这数九寒冬的天气，等第二天早起，看都不用看，那鱼汤早已冷却成亮晃晃、滑溜溜的鱼冻了。

吃的时候，只需方正有型地切出一块，盛到盘中，一份莹莹颤动的汤凝之玉、食中锦帛便可供食矣。

急不可待地戳上一筷，夹进嘴里。刚触及舌尖，便生出一种冷浸浸、凉幽幽、透彻心脾的快意，仿佛进入一个冰天雪地的世界。于这寒天，多了几分自然天成的感受。

轻抿间，原本如膏似脂的鱼冻，瞬时便化为浓稠的鱼汁，充斥于唇齿。由于经文火慢炖，鱼的腥鲜被完全释放融合，而后的阴凉搁置，又使得所有的鲜美凝结蕴藏，未曾挥发。吃起来既滋味纯净，又厚实绵长，美妙难言。

鱼冻极适合用来佐热粥。那种一会冰凉、一会滚烫，犹如冰火两重天的体验，真能点燃内心最闪光的憧憬。

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不少过去备受青睐的吃食，现多已在人们的视线中渐渐淡去。唯有这鱼冻，虽说也算贫困时代的符号，却并未从食谱上消失，至今仍以其让人迷恋的独特风味，混迹于饭店、酒家的江湖之中。

这种市售鱼冻，较之旧时的自制品要讲究许多，在原有鱼冻的基础上，还加了胶原蛋白或肉皮精心煨成。但我还是更喜欢当年外婆做的鱼冻，并非说大师傅们的手艺不行，而是店里的鱼冻，终究少了那份浸润于童年记忆每个角落的亲情味道。

□钱夙伟

花瓶碎了

周六晚餐，正在家喝着小酒，有电话打来，微醺中接过，一听是以前的“赤膊小兄弟”、现在开着一家私人企业、也是本地收藏界名人的老张，平时高调示人，此时却一副哭腔，说，老兄啊，出大事了。

我问什么事让你也如此可怜兮兮的。

他说，那个花瓶摔碎了。我当然知道他说的是哪个花瓶。那是他从地摊上淘来的一件青花瓷，据称是祖传的古董级，开价让人吃惊，老张以一番拉锯式的讨价还价后拿下。到底多少钱成交，被噱头化了，说是“商业机密”，但肯定价格不菲，因此一时引起坊间热议。老张后来请人鉴定了，说确定是出自乾隆时期。我每次去他家，他都要当作他这个张氏“珍藏馆”的“镇馆之宝”炫耀一番，满口的行话让我云里雾里。

于古董收藏我是外行，也因此我让他过足了嘴瘾。但我怀疑地摊上真会有珍稀古董。他坚定地说，珍宝在民间，曾有一个拍卖会上，一只青花瓷拍了2个多亿。但慧眼识珠之前，一直被一个乡村女裁缝摆在家里插花，插的还是田头地角采来的野花。这显然是在暗示，别以为他的这个花瓶，不会再复制这样的奇迹。

但现在，花瓶突然碎了。我问怎么摔碎的。他说新请了一个家政钟点工，这阿姨很勤快，角角落落都擦得锃光闪亮，在揩拭这个花瓶时，正好被他看见，这个花瓶家里人他都不让动的，于是情急之下大喝了一声，千万当心，这花瓶是古董！这让阿姨一惊，一失手，花瓶竟落到地上摔个粉碎。阿姨知道古董是什么概念，她做一个钟点几十块钱，这只花瓶恐怕让她做几年也还不了，于是一下子吓得瘫倒在地。

我说那得好好安抚她，她揩花瓶也是好心，再说如果不是你这突然一喊，或许也不会出事。他说，他也没说让她赔，事实上她也赔不起，但自己的损失也太大了。

我说这点损失于你其实可以忽略不计，也只几百元而已。

他叫起来，你胡说什么呀。

我说，这花瓶你是当古董买来的，但这些年来也让你长了脸，足以完成了“客串”古董的使命，这“性价比”也可以了，基本上已经完本了。至于当古董去拍个天价，根本就是个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梦想。

老张说，你说得我一头雾水。

我说，那我今天就实话告诉你吧。这只花瓶，你没见我各个角度都拍了照片吗，我是请人去咨询多位权威的专家，他们都说不看实物也知道，不值钱的，网店里最多几百块。这肯定比你请人鉴定的靠谱。但我一直不忍心告诉你，你号称收藏达人，需要这样一件“镇馆之宝”。你有一个好梦陪伴，虽然是虚幻的，也未必不好。但现在，既然花瓶碎了，附着于花瓶之上的梦，也该醒了。

电话里我看不见老张的模样，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他很长时间没回话，而我也没话再说，就说，好吧，那就这样。搁下电话后，竟一阵轻松。是的，钟点工阿姨无意中摔碎了花瓶，这让我为老张感到庆幸。于是一口喝干杯中的老酒。